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 汪民安 陈永国 杨恒达

运动，情感，感觉

虚拟的寓言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加〕 布莱恩·马苏米 著
严蓓雯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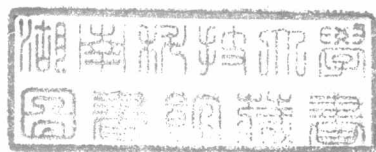


运动，情感，感觉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虚拟的寓言

〔加〕 布莱恩·马苏米 著
严蓓雯 译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KD009242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11—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拟的寓言/[加]布来恩·马苏米著;严蓓雯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2

书名原文: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汪民安 陈永国 杨恒达)

ISBN 978-7-5649-0599-6

I. 虚… II. ①马… ②严… III. ①感觉—理论研究

VI. ①B8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9819 号

© 2002 Duk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书 名 虚拟的寓言

著作责任者 [加]布来恩·马苏米 著 严蓓雯 译

责任编辑 王宝童 张 珊

责任校对 冯田芳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289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全部或部分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 2002 Duk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acid-free paper ∞

Designed by C. H. Westmoreland

Typeset in Plantin Light with Frutiger display

by Keystone Typesetting, Inc.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Publication Data*

Massumi, Brian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 Brian Massumi.

p. cm.—(Post-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s)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ISBN 0-8223-2882-8 (cloth : alk. paper)—

ISBN 0-8223-2897-6 (pbk. : alk. paper)

I. Movement (Philosophy) 2. Senses and
sensation. 3. Affect (Psychology)

I. Title. II. Series.

B105.M65 M37 2002

I28/.6 21 2001058211

3rd printing, 2005

本书中文版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
授予河南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复制。

致 谢

我要感谢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的慷慨支持。他们提供的研究员基金使我得以展开研究并撰写此书,给我一个作家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益处:思考的时间。我也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研究中心(HRC),作为招待我的机构,他们给我的非常珍罕:一个能让我思考的有利的工作环境。能找到一个真正鼓励、扶持学术研究的机构,是一个特别的荣幸,很少有学人能够碰到。我还想感谢朱丽·高瑞尔(Julie Gorrell)、伊安·麦卡尔曼(Ian McCalman)、卡罗琳·特纳(Caroline Turner)、里娜·墨西拿(Leena Messina)、朱迪·布坎南(Judy Buchanan)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的其他主管和工作人员,是他们让人文中心成为学者的家园,也感谢他们的帮助和辛勤工作。我还要感谢昆士兰大学英语系,特别是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约翰·弗罗(John Frow)和大卫·马歇尔(David Marshall),他们的盛情和慷慨相助,为我提供了在澳大利亚第一个像家一样的研究机构。另外,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文化研究中心、蒙特利尔加拿大建筑中心、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给我的支持也让我心存感激。

那些为人慷慨、思想丰富,通过他们的观念、反应和交流对这个项目有所贡献的人非常之多,难以在这里一一道出,其中有戈登·布尔(Gordon Bull)、克里斯·康奈利(Chris Connery)、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陈

光兴(Kuan-Hsing Chen)、凯文·达尔(Kevin Dahl)、佩内罗普·德舍尔(Penelope Deutscher)、朗尼·福克(Lorne Falk)、海蒂·吉尔平(Heidi Gilpin)、劳伦斯·格劳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弗雷达·戈特曼(Freda Guttman)、贺萧(Gail Her shatter)、艾丽丝·贾丁(Alice Jardine)、迈克尔·贾斯珀(Michael Jasper)、迈克尔·哈尔特(Michael Hardt)、托马斯·拉马尔(Thomas Lamarre)、格雷戈·林恩(Greg Lynn)、蒂姆·墨菲(Tim Murphy)、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保罗·帕顿(Paul Patton)、酒井直树(Naoki Sakai)、苏·沙金特(Sue Sargent)、史蒂文·沙维罗(Steven Shaviro)、谢恩·威尔考克斯(Shane Wilcox)以及我在麦吉尔大学过去和现在广布各地的学生。我还要特别感谢肯·迪恩(Ken Dean)、汤妮·多芬(Toni Dove)、墨美姬(Meaghan Morris)以及伊莎贝拉·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谢谢他们的友情、耐心和对我的启发。我特别感谢的是桑德拉·伯克利(Sandra Buckley),感谢她除上述之外坚定不移的友谊。我更要感谢杰斯·阿莱伐帕(Jesse Aravaipa)关于质变的10年速成班(字面意)。我的小猫小菠(Spinach)和小保(Protect)这几年来一直陪伴着我,它们的毛不断掉落在我的键盘缝里,事实证明,它们对我、对电脑屏幕真是无限热爱啊。我就不谢斯派克(Spike)了,但我要谢谢格伦·亨德尔(Glenn Hendler)。

本书有些内容,部分以早期手稿的形式,已刊登在以下杂志上:《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第1章),《建筑设计》(*Architectural Design*,第8章),《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第9章),维克斯纳中心编目《身体机械:数字领域的艺术探索》(*Body Mécanique: Artistic Explorations of Digital Realms*,莎拉·罗杰斯编,第7章),以及以下一些汇编中:辛西亚·戴维森(Cynthia Davidson)编《任何人》(*Anybody*,第3章,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约翰·维屈曼(John Welchman)编《重思边界》(*Rethinking Borders*,第2章,明尼苏达大

学出版社), 保罗·帕顿编《德勒兹读本》(*Deleuze: A Critical Reader*, 再版第1章, 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威廉·拉屈(William Rasch)和卡里·乌尔夫(Cary Wolfe)编《观察复杂性: 系统理论和后现代主义》(*Observing Complexity: Systems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再版第1章,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最后, 我要感谢杜克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肯·威斯克(Ken Wissoker), 谢谢他对这本书的信任。

目 录

致 谢	(I)
导 论 具体即是其不为时	(1)
第一章 情感的自治	(28)
第二章 渗透:当身体遭遇形象	(59)
第三章 从属的政治经济和关联逻辑	(88)
第四章 理性的进化炼金术:斯迪拉克	(113)
第五章 论类似物的优越性	(168)
第六章 视觉“整体领域”的混沌	(182)
第七章 亮度混淆	(209)
第八章 奇怪的视阈:建筑,生物程序和身体拓扑学	(227)
第九章 太蓝:扩展的经验主义的色块	(269)
WORKS CITED(所引著作/参考书目)	(334)
译后记	(344)

导 论 具体即是其不为时

当我想到我的身体,问是什么让它有身体之名时,两件事凸显出来。它会动,它能感觉。实际上,它同时做到了这两件事。它在动的时候感觉,它感觉自己在动。我们能否想象一个没有运动和感觉之内在关联,通过此关联每一方都立刻唤出对方的身体?

如果从运动和感觉的内在关联入手,最轻微、最实在的移动就会引起一个质的不同,因为一旦身体指引自己动作,它就召唤出一个感觉,而感觉彼此折叠、共鸣,互相干扰、强化,这些过程都是以无法量化的方式进行,它们适于在行动中再次展开,且常常无法预期。质的不同:这里,问题立即就成了改变。被感觉到的和无法预期的。

本书就是要探索这种简单的概念移动的文化理论内涵:身体——(运动/感觉)——改变。过去 20 年的文化理论倾向于先撇开中间两个词和它们的无中介关联。可以认为,这么做实际上就忽视了那两个外围的词,即便它们一直受到关注——甚至也许是人文研究的那个关注中心。对运动实在性的关注,因害怕掉入“素朴实在主义”而转向。素朴实在主义是一种简化的经验主义,它会在无法言声的沉默物质的显白的——似乎没有问题的——“存在”中,消解文化领域的特殊性。与周期发生的“断裂”之宏大相比,持续的质的细微变化相形失色。就那种“断裂”的可能性而言,日常生活就是从来无事发生的地方。文化在“中介”机制的运转中,占据了物质和体系变革之间的裂隙。这些“中介”机制是意识形态装置,它们为事物的无法言声的物质交流建立

了结构,并根据主导性的能指程式,让它们清晰可见,而在主导性能指程式中,形成中的人类主体受到“召唤”。中介尽管和权力无法分离,但是它将某种运动还给了日常生活。如果日常生活不再是断裂或叛乱之地,就像从某种特定历史结合处看去那样,它也许仍然是“抵抗”或“颠覆”的温和行为发生的地方,这些行为使体系变革的可能性得以持续。它们是和事物的主导意识形态设计相反的“解读”或“解码”实践,而身体被认为卷入了抵抗的这些日常实践的中心。但是,完全作为中介的身体,只能是一个“话语”身体:带着能指姿态的身体。能指姿态产生意义。如果被恰当地“表演”,能指姿态也可以通过抢夺早已在那里的意义,从而改变意义。但是,尽管能指姿态指示意义或改变意义,但它们不能感觉。对它们的描绘来说,感觉根本是多余的,或更糟,感觉对这种描绘是破坏性的,因为感觉诉诸无中介的经验。无中介经验意味着一种比素朴实在主义更糟的危险,即它的另一极端——天真主观主义。对感知中的身体的早期现象学研究大致已被抛弃,因为它们难以与一种新理解调和,这种新理解认识到文化的结构能力,认识到这些结构能力既不能与权力实践分离,也不能与中介生存所依附的少许反权力分离。它所讨论的就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主体:一个被外在机制“建构”的主体。“那个大写的主体。”

“那个大写的身体。”对那个大写的主体来说,它意味着什么?不是它运动经验的性质,而是与所谓外在方法相一致的它的定位。阐释主体形成的意识形态阐述强调体系的建构。而对体系的关注必须落到实处,以便能将这种关注与对体系藏身其中的地方文化差异和抵抗实践的阐释相结合。“定位”(positionality)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被全面提出。我们常常用“编码”来思考符合主导结构的表意主体的形成。而反过来说,编码又被根据它在网格中的定位来考量。这个网格被视为一个从文化上建构意义的对立框架:男人对女人、黑人对白人、同性恋对异性恋等等。身体则相应于网格上的一个“位置”,这

个位置由上述每对概念中的一个的交互重叠来定义。身体由此通过它在网格上的定位来定义。这种模式的支持者常常引证网格将身体位置锁入文化“地理学”的能力,这种能力缓和了意识形态的普遍化倾向。

确然,这些位置是多重的。但是难道它们不是仍然是在一个涵盖一切的定义框架上的组合改变吗?难道涵盖文化阵地整个领域(包括那些“颠覆性”的领域)的可能性,不是事先已经在意识形态掌控的结构里被编码了吗?难道跟一个特定主体位置相连的身体,不是意识形态的某一位置的具体表现吗?改变的潜在能力去了哪里?一个身体如何脱离定义框架展示自己?这个框架不仅是它的“建构”的形成原因,还似乎在规定每一种可能的能指和反能指运动,并将这些运动作为在一套有限规定术语中的可能置换的全部组合里的选择。网格本身怎么会变化?系统已经精确确定的东西如何成为能够在系统层面上行动的决定角色?定位模式的目标是要以改变的名义在地方抵抗上开启一个窗口。但是,改变问题带着复仇回归。因为每一个身体-主体都是如此确定地处于一个具体位置,它被装入文化地图上它的位置中,在网格上被锁定。

定位概念始于从画面上减去运动。这就在文化的定格里捕获了身体。说明性的出发点是一个精确的零点静止状态。当任何类型的定位成为决定性的首要问题时,运动就成为成问题的第二位了。当所有一切都被定义、被确定位置后,就存在一个恼人的问题,即如何将运动添回到画面中。但是,在静止状态上添上运动,就如从零开始累加数字得出正值一样简单。当然,在网格上占据了一个位置的身体也许能成功地移动,去占据另一个位置。事实上,某种规范的前进运动,比如从孩童到成人,已被编入网格。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以下事实:定义身体的不是运动本身,而只是它的起点和终点。运动完全屈从于与运动相连的位置。位置是事先规定好了的,添上运动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添上。你只得到两个连续状态：零的倍数。

我们缺乏“运动是质变”这个概念。刚才所说的只有“移动”，没有变化；就好像身体不过是从一个定义跳到下一个定义。既然定位模式的定义框架是点状结构，它就不能给点点之间的间隔带来现实感，这种间隔的跨越是一种连续(或是无)。跨越的空间，网格上位置之间的距离，掉入了理论上的无身(no-body)^①之地。另外缺乏的一种概念是，如果身体存在质的运动，就像它和意义相关一样，它直接和感受相关。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以下事实：事物(不管是身体性的或其他)从没有作为事物本身被说明。即便许多成问题的方法形容自己是唯物论，但事物只能以间接方式介入：作为有中介的事物。事物、运动、身体、感觉之间的多种中介被忽略。

当前这个研究始于10年前，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它建立在以下希望之上：以其最字面意义的感觉(和感知)存在于身体上的运动、感觉和体验的性质，也许都可以从文化理论上思考，而不用陷入素朴实在主义或天真主观主义的维谷境地，也不会和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的真正洞见——关于文化和经验领域、权力和文化的共存——相矛盾。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要将事物无中介地放回文化物质主义中，同时将看上去最物质有形的东西放回身体。理论上，此研究在出发点上就将不得不在编码的最广泛概念的基础上(几乎总是受索绪尔启发，常常带着拉康式调整)与语言学模式分离，并找到一种符号学，它愿意跟连续性(事实上，这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皮尔斯[C. S. Peirce]的主要关注)打交道。这个研究不是在反对“理论热”或“文化研究”的精神中展开的，而是希望能基于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灌输那些在被忽略的材料或未得到充分认识的已知材料中的概念，重新更新他们的词汇。

① no-body, 无人, 此处作者强调的是没有身体(无-身)。——译者注

一旦我以重获经验的“具体性”来思考这种更新,我立刻理解了概念。以运动为例,如果身体在运动中,它和自身并不一致。它和自己的转变一致:它自己的变化。身体可被包含于其中的变化的范围,并不在任何给定的运动中,也不在身体经过的任何位置上。在运动中,身体跟自己那不在场的变化潜能是一种直接的展开的关系。借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话,这种关系真实但抽象。位置网格打算将文化理论带回到地方层面,但因为它包含着一个涵盖一切的定义网格,其中的定义在它们建构的或将定义应用之上的身体之前已经存在,所以它是抽象的。德勒兹的“真实但抽象”的抽象与此则完全不同。它并不预先存在,也根本和中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必须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中介,那么这种“真实但抽象”就不是意识形态的(本书第二、三、九章描绘了权力的非意识形态机制)。在此,抽象意味着:从不在位置中出现,只在经过中现身。这是一种属于真实关系之转变直接性的抽象,这种真实关系就是身体和自己的不确定性(它在任何此时此地向另一处[或除此地之外的任一处]的开启)的关系。

由身体携带的不确定性的负载,与身体难以分离。就身体处于经过或在进程中而言(也就是说在身体是动态的、活着的范围内),这种负载与身体严格一致。但是这种负载本身并不是肉体性的。在运动中思考身体远不是要重获具体性,它因此意味着接受身体有着非肉体维度这种悖论。是身体有,而不是身体是。真实、实在,但非有形。不可分离、彼此一致,但是不相连。如果这就是“具体”,这个研究原先的出发点就会发生一些严重的转向。

开始理解“真实-实在-但-非有形”的一种办法是,它是身体的一个已定位物,就像能量对于物质。能量和物质是同一现实的互相可转化的模式。这就让非有形的东西像是身体在通常意义上的相移,但并不是在时间内接着而来的那个移动。它是和身体的每一移动同时发生的身体的转变或展开。它们总是结伴而来,是同一现实的同路人

维度。

这种自我不相连的一致性将本体论差异放入身体的核心。身体的潜在变化,可能像身体、变化(已定位物)一样,属于同一个现实,但以不同模式参与其中。整合运动让我们直接掉入福柯所说的非有形物质主义(incorporeal materialism)^①。这种运动中的掉落,赋予了本体论、本体差异等问题新的紧迫性,这些问题与潜能、进程及(展开来说)事件——以一种方式将“存在”直接撞入生成——密不可分。再次借用德勒兹的话,关于文化和文学理论中的主导模式的问题,不是它们太抽象,以至于无法把握真实的具体性。问题是,它们还不够抽象来把握具体的真实非有形性。

当需要有效解决经过和定位之间的悖论时,其哲学先驱是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掉入非有形物质主义,依据的是伯格森分析齐诺^②运动悖论时所使用的逻辑。^③当齐诺射出了他的哲学之箭,他是用普通常识的方式来思考其飞翔路线,这路线是箭一个接一个占据的由一系列点或位置组成的一条线性轨道。于是问题就是,在线上的这一点与下一点之间,有着无限多个介于其间的点。如果箭沿着它的路线占据了前一个点,它再也无法到达下一个点——除非它占据了两点之间那无限多点的每一个。当然,无限的本质就是你永远无法到达其尽头。箭被淹没在变化的无限之中。它的飞翔路线内爆了。箭被

① 米歇尔·福柯:《论语言》,鲁珀特·索耶译,载《知识考古学》,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

② 齐诺(Zeno,约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25年),意大利哲学家,埃利亚学派著名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学生。齐诺从“多”和运动的假设出发,一共推导出了40个各不相同的悖论。此处所指的悖论是:齐诺认为,一支在空中飞行的箭,其实是不动的。一支飞行的箭,是千千万万个“不动”的组合。——译者注

③ 有关伯格森主义观点的研究,近期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文集,参见约翰·穆拉克伊:《新伯格森》,马萨诸塞: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有关齐诺之箭,参见伯格森:《创造进化论》,亚瑟·米切尔译,纽约米尼奥拉:多佛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10页。

固着了。

或者,如果箭在运动,是因为它永远也不在任一点上。它是在经过这些点的路途中。从弓到靶的过渡不能被分解成连续的点。一条道路不是由位置组成的。它是无法分解的:一个动态的整体。运动的连续性更是关于现实的次序,而不是它经过时可以确定的那个可衡量、可分割的空间。它一直没有停止,直到它停下:当它击中目标时。然后,也只有在那时,箭处于位置之上。只有在箭中靶后,它的真实轨迹才能被清楚地绘制出来。点或位置只有*回过头看*,从运动终点往回追溯,才真正显示出来。这就好像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一直沿着它的路线放置了标靶。这两点之间的位置是逻辑上的目标:*可能的*终点。箭的飞翔不是像齐诺认为的那样固定不动了,而是当我们分析它的运动,将之分解成一个个位置时,我们在思维中让它停下了。伯格森的观点是,空间本身就是此种回溯性的建构。当我们认为空间是“扩展的”,可以衡量的,可以分解的,是由绘制物体可以占据的可能位置的点构成时,我们就在思想中让世界停下了。我们这么想,忘了它的动态整体,即它的运动的连续性。我们所看着的只是现实的一个维度。

物就是它没在做什么时的东西。物就是在某处是某样时的具体体现——举例说,一个已在靶上的成功射出的箭。*具体即是其不为时*。

凝固?^①

伯格森的流动化(fluidifying)有着许多意义深远的影响:

(1)它暗示着,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变化,那广度和强度之间的差

① “具体即是其不为时”(“Concrete is as concrete doesn't.”)这句话出自雪儿·克罗(Sheryl Crow)的歌《凝固》(“Solidify”),是一个罕见的伯格森意义的流行歌词例子,来自“周二夜音乐俱乐部”(Tuesday Night Music Club, Universal/A&M, 1993)。

异比“字面义”和“比喻义”之间的任何对立都更有用。扩展的空间及占据了空间内可分解位置的被捕获的物,是一种从停止开始的回溯形成。而让这回溯形成得以可能的动态过程就是“强化”,因为运动在其运动过程中无法去确定表示任何外在于它本身的东西。它缩回进入一个包含一切的关系中,根据这种关系,才能确定它是什么运动。它在生成,致力于占据其潜在可能的领地。因为当它在目标上停下,就会经历一个性质的变化。它将不仅仅是一支箭,它将是成功地射出的箭。在定义上,它仍然是同一件物,但是通过经历事件,它以一种不同方式在性质上变化了。但是,如果它在性质上变化了,那它不就只是名义上的“同一件物”?难道我们不该和莱布尼茨一样,声称任何可以阐明一件物的论断——所有也许会降临在物上的“事件”(即便是那些仍在潜能状态中的事件)——都应是关于它性质的论断?^①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最细微的运动中,“性质”都变化了。性质概念于是关乎变更而不是本质(见本书第九章)。

(2)它强调的是过程而不是意义或编码。后者并不是错误或不真实的,它们是真实的、真正的运作停止。或者说,如果它们有运动,那是在回溯形成的可能性之间派生的、二级次序的运动(尽管有极大困难但仍可以添加回去的某种零点运动)。之前批判过的模式并不一定要废弃。它们不是大错特错。只不过它们的适用领域限于存在的一种特定模式,或真实的一个特定维度(在物和自身的被获相符的程度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没有证明牛顿定律是错误的。它只是显示出牛顿定律适用的有限性:它是准确的,但只是在事物的某一范围内(其中熵定律有效)。伯格森的革命学说也一样。定位和意识形态的

^① “主语必须总是包含谓语……当谓语没有被清楚包含在主语内时,它必须被虚的包含。”参见莱布尼茨:《论形而上学》第8部分,载G. H. R. 帕金森编《哲学著述》,玛丽·莫里斯和G. H. R. 帕金森译,伦敦:人人图书馆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

文化定律在某个领域(其中捕获趋势占统治地位)是准确的。对与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要为它们适用的领域划出界线——当它们运作的“基础”是持续运动时。这个“界限”并不轻视探索中的方法。事实上,它让我们重新思考它们。从这一点来看,它们描绘的运作简直就是奇迹。就像从零开始累加到最后得出正量一样。在符号学语库中,“奇迹化”应该有突出地位。^①

(3)伯格森的革命思想让世界颠倒过来。不再是位置先出现,运动是成问题的其次。相反,位置是运动的附属,它源于运动。它是回溯运动,是运动的残留。问题不再是去解释为什么在定位过程中会有变化,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在过程占首要地位时会有停滞。这和20世纪晚期“从混沌到有序”的问题是类似的。

(4)对此,另一种表述是,定位是一种在运动中浮现出来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替代了字面和比喻之间对立的静止和移动之间的区别,不是逻辑上的二元论。它遵循着以下模式,现实依此模式彼此逐渐变成对方。“变成”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生成”不是一种二元对立,它们是动态的整体。这里暗示的变化的种类,属于经历着质变的连续性。它们是直接的进程(然后导出意义和编码)。只有依靠一种逻辑——它足够抽象,能领会物与其自身变化的自我不相连的直接一致——才可以处理它们:去跟踪动态整体和无中介异质这两种概念如何互为前提。我只需提到一个概念:领域(field),这个概念就是既能表述自我关系之连续性,也能表述异质性的一个有用逻辑工具(见本书第三章和第六章)。令人尴尬的是,对人文科学来说,关于这种关联

① 有关力和中介的奇迹化(miraculation),参见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罗伯特·赫利、马克·西姆和海伦·R.莱恩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页。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思想中,这个概念局限于妄想狂症的形成。这里,我是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将之用于一切“准因果”的效用(见本书第九章对之的定义)。